

有阴晴圆缺  
有悲欢离合  
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中标  
注“生活札  
记”。



潍坊晚报

2024年1月1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石风华

美编：王蓓

校对：王明才



## 饺子里的爱

□刘传科

在我们老家，包饺子招待客人算是一种比较高的礼仪。这种待客方式的由来无从考究，但这一朴素的认知却深深刻进妻子的脑海里，不仅家里来客人会包饺子，就连我每周末回家她也总想着包饺子给我吃。

上周六一早，妻子就打电话问我晚上是否回家。我说回，妻子说晚上包饺子吃。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外工作，周末回家就是一家人最好的团聚时光，所以妻子总是变着花样把饭菜做得丰盛点，既是犒劳我，也是为了改善一下一家人的生活，包饺子就成了必选项。

我对水饺馅不挑剔，肉馅、素馅、荤素搭配都行，韭菜、芹菜、白菜等都可入馅。但儿子不一样，他不吃白菜和芹菜馅的，独爱韭菜鸡蛋和香菇肉馅的。因此，包一次水饺，妻子常常要准备两种馅。妻子每次包饺子都是去超市买来新鲜的蔬菜和肉，然后自己回家剁肉、调馅。她说肉馅还是自己剁的香。待调好馅、醒好面，妻子就开始着手包饺子了。看着妻子揉面团、切剂子、擀面皮、包水饺，一系列动作是那样娴熟。我也忍不住想上手包，但笨手笨脚的，包过几次，妻子嫌我包得不好看，就不让我包了。多数时候，我都是静静地看着妻子包或者机械地帮着擀个剂子，享受着这温馨的时光。

包水饺绝对是个技术活，妻子拿捏得非常到位，面总是揉得软硬适中，水饺包得皮薄、馅多，吃起来柔软、可口。想着想着，归家的心更急切了，巴不得马上就能吃上妻子包的水饺。

可事与愿违，星期六下午我接到以前单位同事的电话，邀我晚上聚餐。我打电话跟妻子说，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妻子说：“你不回来吃，那我们也不包饺子了，等明天晚上再包吧。”我说：“你包吧，包了和孩子一块吃。”可妻子坚持说等星期天我在家时再包。

第二天，妻子正常上班。我在家没事，上午和孩子去超市，看到超市里的速冻水饺有优惠活动，就买了两包带回家。

晚上，妻子下班回到家，看到我买的水饺，脸上有点不悦。“说好自己包，你买现成的干什么？这样的水饺皮厚，不好吃，花钱还多。”妻子嗔怪道。

听着妻子的抱怨，我心里反而暖暖的。说实在的，我知道妻子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钱，而是她把每次包饺子看成对家人爱的一次表达，水饺里包着她对家人浓浓的爱。

吃速冻水饺，妻子忙着去炒菜。我说吃水饺就别炒菜了，但不一会儿妻子就张罗了六个菜，热菜、凉拌都有，刚灌的香肠也蒸熟了端上桌。

吃着煮熟的速冻水饺，有点硬，馅还少，怎么也吃不出妻子包的水饺的味道。妻子说：“以后还是自己包吧，我不怕忙活，能让你爷俩吃好我就高兴。”

儿子接着说：“我感觉周末包饺子是咱家最有仪式感的事，我最愿意吃妈妈包的水饺了。”

“好，就让这‘妈妈味’水饺常驻咱家！”我附和道。

妻子听了，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

拐进村口，  
松掉油门，  
汽车会自己滑  
行到老槐树下，  
正好停住。一为省  
油，二是门前都是叔伯  
长辈，不能张狂。老槐树得  
两人合围才能抱过来，只是背  
阴面已朽烂有洞，大可容人。深  
冬季节，绿叶尽失，枝头萧条，寒风  
一吹，瑟瑟抖动。

槐树北边，就是老屋，是一个四合  
小院，南屋临街和门洞相连，青砖墙，麦草  
顶。冬阳斜照，恍似又看到儿时光阴：一众叔  
伯，头戴毡帽，双手对抄在袄筒里，倚了墙，懒  
懒地晒着太阳。一晃眼，当年晒太阳的叔伯已有小半  
再也见不到，健在的也是体弱或多病，极少出门，大冬  
天只敢窝在家里，对着煤炉取暖。只余那面墙，摊满阳  
光，静默在那里。

父母还住在老屋，年纪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商议把他们接到  
城里，父母坚决不同意，说不自由。我们知道，不自由只是一个  
借口，他们是怕给儿女添乱。好在相隔不远，我们只好作罢。

开春时，懂事的儿子买了两只画眉送去，父母非常  
高兴，逢人就夸，声音比鸟儿还欢。别人养鸟挂在  
院子里，他们放到屋里，说怕跑了。看他们惶恐又  
小心的模样，仿佛养的不是鸟，倒像个不足月  
的婴儿。

过了元旦，好似推开了一扇门，发  
现春节就站在门外，一下子觉得有好多  
事，像挤公交，叫人心慌。其实，  
平常也忙，但现在的节奏，像周  
杰伦唱的《双截棍》，又快又  
急，内容还拎不清。一次，  
父亲急吼吼地打电话  
来，说小鸟喂食时跑  
了，抓不住，叫孙  
子去捉。又说，好在笼  
子在屋

里，  
小鸟没  
飞出去，  
不用着急。说  
来也巧，那天正  
好是星期天，已经  
很久没回去了，赶紧全  
家一起回去！回到老家，  
居然有儿子最爱吃的绿豆糕  
和妻最喜欢的大红橙，还有我  
打小吃不够的炒栗子。母亲高高兴  
兴，不辞辛劳，做了一桌子饭菜，饱  
餐而回。

后来，小鸟又跑过几次，父亲给我打电  
话，都说不用急，在屋里呢，跑不掉，抽空回  
去捉就行。巧的是每次都是在周末，正好我们全  
家一起回去。

一次饭后空闲时间，我把送鸟食的小窗口改小了一  
些，我想这样再喂食，就飞不掉了。当时，父亲默默地  
站在一旁，帮我递铁丝，一言不发，好像揣着心事。

又一次不是周末，父母亲没有想到我会回来。一时有些忙  
乱，茶几上散乱放着吃剩的馒头和一盘剩菜，一个皱巴巴的苹  
果烂了一边，我拿起来，丢进垃圾桶里。小药瓶倒是不少，摆  
了满满一桌。母亲一边拾掇，一边让父亲去灶房烧水。我  
说不渴，坐在沙发上，看到鸟笼还挂在堂屋的房梁上，  
两只鸟儿趴在笼里安安静静地，偶尔跃动几下，但  
更多的时候，是在默默地打盹……

我心中忽然涌满了酸楚，父母年纪大  
了，他们那代人，曾经历过无数艰苦和磨  
难，如老槐树般饱经沧桑。如今，又  
因身体的衰老和精力的减弱，渐渐  
与社会脱节，像这鸟儿一样每日  
被困于老屋之中。父母仅剩  
的心思，或许都是寄托在  
了儿女子孙身上，他们  
每天期待和盼望  
的，或许就是  
我们这些儿女能  
常回家看看  
吧！

## 作文是怎样“炼”成的

□杨明明

上完晚自习，在教学楼门口，我被两个鸟雀般活泼  
的女生拦住。“老师，我想写篇童话，通过白熊一家的  
悲惨遭遇来表明家园的重要，可以吗？”爱问问题的锦  
丽率先开了口。“家园”是最近作文大赛的主题。“很好呀。那  
你想好它们经历了怎样的不幸吗？”“呃，还没想好。”她摇  
摇头。

我把目光投向另一名女生：“晓芳，你的问题是？”“老  
师，我可以写写我的家人吗？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当然可以，关键是要想好典型事例。”我知道她有个幸福的家  
庭。“你打算写谁呢？”“爸妈、姐姐、弟弟、姥姥……”她认  
真地数着。“不要太多哦，三个为宜。”“是。中国讲究‘三’，  
比如三国演义、三顾茅庐。”“孺子可教也。”这个“三”的讲  
究，我在去年讲过，没想到她还记得这么清楚。“正所谓‘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她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不  
急，总有一天，她们会明白汉语文化有多么精妙。

第二天，她俩又来找我，这次带的作文本上写满了字。  
“老师，我们的文章还没完全写完，想让你先看看。”锦丽递过  
来。文中，“我”是小熊，熊爸爸吃鱼死了，熊妈妈掉进了融化  
的冰河里。我有些不解：“熊爸爸吃鱼为什么会死？”她一愣，  
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人类把北极污染了，水中的鱼也被污  
染，熊爸爸吃了这样的鱼就死了呀……”我笑起来：“这是你想  
的，文中并没有交代。话又说回来，如果故事的背后还需要这样  
一大堆的解释，那就没意思了。”她若有所思。“你先想想怎么  
处理，我看看晓芳的作文。”她听完我的话，点点头。

晓芳的文章分为“父爱无声”“母爱有言”“姐妹同心”三  
部分。有小标题作文的意识，但不得其中精髓，讲述的故事不够  
集中凝练。想到我以前写的一篇《宠爱进行时》，是篇典型的小  
标题式作文，便从电脑上找出来让她读读。

“老师，我又有新的思路了。”锦丽见缝插针地继续和我交  
流，“我想以第三人称来讲这个故事。”我想了想，点点头：  
“上帝视角是容易些。”得到了肯定后，锦丽浑身散发着创作的  
快乐。

“老师，我明白我的问题了。”这时，晓芳也有了新的体  
悟，双目熠熠，“我写得太啰嗦了。”

看着她们学有所获的样子，我心中倍感慰藉。亦师亦友的学习  
氛围，是每位教师都期盼的吧。

当她们的文章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唯有“享受”了。

“洁白的雪地上晕染着一圈圈猩红，冰天雪地中分外刺目。  
白特心中狂跳，匆匆跑过去，竟然真的是熊爸爸！白特惨嚎着趴  
在他身上，泪水洒满了他早已失去色泽的毛发。白特多么想爸爸  
可以像以前那样，再背自己一次……”

“我无意中发现爸爸走路的姿势有些怪，走几步就要停一  
下，似有隐藏的秘密，更像是有无言的痛楚。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腿受伤了，却依然忍着疼痛回来给我过生日，又生怕我担  
心……”